



後趙錄八

春秋卷第十八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石世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
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卽僞位尊母
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爲丞相
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鑿爲左右丞
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
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豺謀告之農懼將騎

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
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
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爲已副鄴中羣盜
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
屯於河內時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
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
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石榮王
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
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但以末年懼

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
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
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
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
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
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
閔爲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
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
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

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今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尊重官能彌之乎云可以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彌否下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豺于平樂市夷其三

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

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
爲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鑿爲侍中太傅沛王
冲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
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
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
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
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內府
庫至于閭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
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

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冲鎮薊聞遵殺世自立
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
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
北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
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餘十萬軍次苑鄉
遇遵赦書冲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
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冲將陳暹曰彭城
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
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

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
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
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
人是月遵遣中黃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
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
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聞趙之亂出屯
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揚州刺史王浹舉壽
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
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

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
王頥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
進軍下邳賊卽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
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衆三
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遼進據壽春河朔
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
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僞相支重郡中二千
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
以李農一作李莞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

遣王龕李邁領銳卒三千來迎龕等違哀節度軍次代阪爲農所敗李邁死之士卒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哀遂不能進八月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王苞時鎮長安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竝馳使告晉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戍壁于懸鉤去

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鄴之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勳遵遣車騎將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鄴勳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

以爾爲儲貳旣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心以勲
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
戰功夷夏宿將皆畏憚之旣爲都督總內外兵
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
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
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
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
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
召義陽王鑿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

議于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
如何鑿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
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也鑿出遣宦者
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
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率甲士三千
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
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遵曰我尚
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
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

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

石鑿

石鑿字大朗

郎一作

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

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
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
馬竝錄尚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闔爲司空秦州
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鑿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

等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
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
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
蒲洪等通和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鑿遣
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
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
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
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
天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

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
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
討之謹先啓知鑿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
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等率衆
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
明門而入鑿懼閔農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
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所伏都等
伏都有膂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
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諸夷敢稱兵杖者斬胡

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

王朗

一作簡

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

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
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
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人
不爲已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
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
胡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

女少長皆斬之胡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
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
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
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
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
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
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沉據滏口張賀度據
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寧南將軍楊
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

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
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
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灑
頭弋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汝陰王琨及張舉
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
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
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
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沉

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
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
三日虎小男混末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
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五
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晉
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
十三年以晉穆帝末和六年歲在庚戌滅卷第
十八

後趙錄九

春秋卷第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
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
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
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
可隄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無前歷位將兵
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

陣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銳虎撫之如孫
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
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
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
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閔既殺鑒司徒申鍾
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
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
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
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

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
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
知命矣于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
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
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一作
復姓冉氏一作易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
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
智爲皇太子封子胤爲太原王明爲彭城王裕

爲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
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文武進位三等
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
王祇聞鑒之失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末寧以
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
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
祇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
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
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閔誅李農及其

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
趙昇等五月晉盧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
衆伐鄴進據邯鄲祇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
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衆敗績死者
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符健
率衆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等
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
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二萬欠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
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斬豚于
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鉦鼓縣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
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
初遣使備禮徵隴西辛又謚謚字處道少有志
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
妄交遊長安旣陷沒於劉聰聰拜爲大中大夫

不就勒虎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頽
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至是閔復徵之謚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
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
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
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
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
與吉會爾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
累基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

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庶享喬松之壽末爲世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閔率步騎十萬攻祇于襄國署于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存性命爾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况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

思聖王包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于澄定聞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返耕祇急迫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聶一作隔頭儁遣將軍悅縮率騎三萬至自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

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黃丘兵皆敗績
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
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
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
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
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
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階下圍襄國
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
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剋不

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
乃悉衆出與姚襄戰琨及悅綰適以兵至去閔
軍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閔軍望之恟懼襄
琨綰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軍大敗潛還襄
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鄴降胡粟特康等執大單
于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璞
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紉中書監
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物殫盡盜賊蜂起司冀

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已潛還人無知者內外克
免訛言閔已敗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
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初閔之爲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羗
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
氏羗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亾其能達者十有
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
司徒時段末波之子立義將軍段勤鳩集胡羯

得萬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
徙于繹幕祇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于
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欲
與之謀泰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
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
假汝爲命耶要將先滅羗胡却斬王泰乃盡衆
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
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振旅而歸
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秦夷

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祗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于單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寧奔栢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五月祗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衆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棠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河歸晉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

北將軍白同幽州刺史劉華降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勅諸部各帥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傑竝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

稔恐無末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永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衆伐常山常山太守蘇彥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內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絕顯領軍將軍

紀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旣克襄國因於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已剋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衆我寡宜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捷一作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

茂特進郎闔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吾等
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
精銳燕衆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
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爲
方陣而前闔所乘赤馬日行千里闔左
仗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
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
至從旁夾擊大破之圍之數周闔衆寡不敵躍
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恪所擒殺

僕射劉羣并執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雋立闔
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闔曰天
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
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雋怒鞭之三百復送
之龍城閔子操奔魯口五月慕容評率衆攻鄴
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彥棄常山
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
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
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謝尚時晉建威將軍濮

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六月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

致諸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騰將軍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辛卯閔至龍城告虜虢廟斬于邊陲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會大旱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謂閔爲災遣使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卷第十九

後趙錄十

春秋卷第二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肇

石肇勒之昆弟也勒既貴顯肇在軍中不能自
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
才力每高選叅佐輔之輔或作補為聘廣川劉典兄
女肇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
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爲嗤謔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爲子昌姓石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晏駕丞相便相陵藉如此恐皇祚之滅殆不復久真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袁州失期不克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炙而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爲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千鎮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予奪悉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爲名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前鋒大都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機帥鮮卑部

眾二萬爲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爲之後繼進次蒲阪機與挺戰于潼關挺敗死虎退屯澠池鮮卑密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雞頭山爲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冒姓石氏仕勒爲汲郡內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於陽翟生敗退守康城聰

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晉不剋遂剋遂逾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克猶夏乘釁肆虐我德雖哀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黎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跼躅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

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
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歎矜哀
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
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
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
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
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爲
寵將亦何賴聞之者或猶有悼況身嬰之不能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

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
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
竇融之保河西黔布之破項羽比諸古人一作今

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鈞之隙賞
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
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嚮有何遲疑今六
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踊躍齒噬爭先鋒鏑一
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
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因遣督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之爲虎所殺

石邃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也少而雄慧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爲左衛將軍都督中軍事遷征東將軍轉冀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嗣位虎爲丞相魏王拜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中外諸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冊立爲天王皇太子使省可尚書奏事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有深寵通賄賂預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因封芝爲宜城君虎每顧左右曰司馬家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若其不然吾豈有今日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孝何言至是也邃有一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遂信澄彌篤遂自總百揆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姝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與賓客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笞責之遂甚愠恨將圖篡逆私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廣大

倘發吾謀敗乃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旣入坐未定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寢邃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視事潛與宦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

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叩頭固諫不聽
行數里騎皆逃散遂亦昏醉而歸虎聞遂有疾
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
思澄言而止既而瞑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
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尚書往覘之遂母
鄭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遂怒皆殺之虎聞
大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
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于大武東堂遂
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應入

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
遂爲庶人其夜殺之并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
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
廢鄭氏爲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歎曰太子
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
容箴虎虎不能解未幾事發其言始悟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母齊氏所生本嬀也以賤故不
甚寵愛勒取以爲兒愛之甚重忽暴病死三日

將殞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因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年署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儻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爲公遂爲章武公累遷大司馬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羣虎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張賀度以邊防宜警屢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

聞大怒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賀度告斌于虎虎勅尚書張離持節帥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稔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手殺五人一作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

餘人未幾復以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
事虎旣誅宜議欲立斌爲太子張豺諫止之乃
立世爲太子進斌爵爲王尋遷大都督督中外
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於滎陽東虎旣寢
疾遷丞相錄尚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
懼斌之輔政將圖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
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
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
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
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
使雄矯詔殺之

石樸一作

石樸字玄真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曾孫
也爲人謹厚無他材執洛陽之亂沒於石氏勒
以樸與已同姓俱出河北引爲宗室寵待彌隆
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強盛涼
州刺史張駿憚之遣別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
蹇傲虎大怒欲殺詵樸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

遺晉也區區河右不足爲意今斬馬說必征張
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康君臣復延數年
之命矣勝之不爲武不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
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
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
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
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詞甚切
直虎不納冉閔之世歷位司空羗胡之亂爲軍
士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鬻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
將軍劉琨得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
聰僭位拜勒爲上黨公進封王氏爲上黨國太
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
命之禮虛葬于襄國追諡元昭皇太后

勒后劉氏

勒后劉氏侍中劉閏中妹復一作部胡人也勒
納之于胡門美色有德寵張禪反于襄城后拔

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畧理國之
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婉容
性不妬忌尤遜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
年立爲皇后勒死弘卽位尊爲皇太后虎專權
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徵
兵討虎謀洩虎廢而殺之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
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

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彭城王遵虎爲魏王
稱鄭氏爲魏王后及卽天王位立爲天王皇后
太子邃旣以讒暴伏誅鄭氏遂廢爲東海太妃
性甚讒妬先是虎拔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
妹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
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猝病
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于庭
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前訴曰公
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

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
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尊鄭氏為
皇太后尋為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駕陳遼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
甚嬖之遂以為夫人寵冠後宮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卷第二十

後趙錄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

一作白少出家清真

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
學生論辨疑滯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末嘉四
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弘大法常服氣
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經一作咒役使鬼神以
麻油雜茵芝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

如面對亦能令紫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紫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
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
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於洛陽立寺
值劉曜寇斥洛陽擾亂乃潛伏草野以觀時變
石勒屯葛阪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
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畧畧素奉佛法澄至
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
勒試之果驗甚重之於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

時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
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
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
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
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潛
避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
不知所之旣而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
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
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之勒曰昨夜何行澄曰

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夫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
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
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
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
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取水水必可得乃
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
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
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有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來出諸人競往視之
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乃大至隍塹皆
滿澄閉目端坐嘆曰後三日當有一小人驚動
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
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
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
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
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
此法一聞方爲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

取奴奴逆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暉襲僞位遣弟
中山王岳來攻勒遣石虎率衆拒之大戰洛西
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時在襄國與
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忽歎曰劉岳可
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
果如所言勒旣平暉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
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之必害人可
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無得食俄而石
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太和

尚勒諸子多送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
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徙
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
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
史悉助舉輿升陛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
大和尚坐者皆起以彰其尊勅司空李農朝夕
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一云
莫與時支道林在京師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
爲比

龍爲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寺中弟子徧于郡國嘗乘板輦於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後郭黑畧將兵攻長安北

山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咒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畧還自說墮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畧得其馬故得走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賁曰吾奉佛供僧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日澄入見曰陛下前身

一國春秋 卷三
三
係爲大商經剎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
吾其一也有得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雞身
乃王晉地今陛下爲天子豈非奉法供僧而致
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
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
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劫垂死因燒
香呪願逢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
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
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

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違戒殺生忍
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
不爲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克愚無賴化之不悛
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
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
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末興福祚
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爲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
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
慈矜爲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悖未已游獵無

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
等後被殺戮黃河中舊不生龜忽有得者以獻
澄見而歎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
果如言澄嘗與虎共升中堂一作臺澄曰變變幽
州當大災仍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
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
雨滅之雨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
還寺視佛象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
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

答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
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及其未亂先從去矣
卽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酸豸
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
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卽自出宮詣寺
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
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急苟德行
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
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

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
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未
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先是建武十
一年虎造紫陌浮橋於漳水上爲澄先造生墓
於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卽爲鑿墳
塋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於鄴宮寺百官皆來
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內置棺中爲其理
石作棺壙之爲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
稽顙曝露其日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兩沛

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
報曰見澄携一履去虎命掘塚視之惟有一履
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
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
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
卧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不
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

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
路一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
試之初無懼色建武十二年從西而來日行七
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
法行亦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
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至卽令啓聞其年
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
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西沙門法緜祠中後徙
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於上編

營爲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於時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
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
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
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
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
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着藥小
痛韜甚憚而終得其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
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與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
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往建業後
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
歲卒於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
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閭聞弟子叙述開在中
山每有神仙去來遙心敬悒及從役南海親與
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廼爲之傳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法身玄象暉曜
高步是遵一作臻殮茹芝英流浪岩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
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尸骸如生香
火瓦噐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
耳乃爲之讚曰物儻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履在林千載
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一日
澄遣進詣虎啓事因言及隱士事謂進曰有楊

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
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
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
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
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
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
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
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
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
一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
軻命有所懸矣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
魏縣市中乞丐但着麻襦布裳人遂稱之麻襦
言語卓越狀若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
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被收詣虎先是佛圖
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
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

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
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庵至今日西戎受
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
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
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
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
必頽九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罕會
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
者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
送還本縣旣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
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人如言馳
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步有
若飛也後慕容儁殺虎投屍於漳水倚橋柱不
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晉元帝嗣位
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徐仲

徐仲東莞人仕勒爲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
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

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
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庶正自足
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
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
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
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臙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
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
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
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身富貴生死大苦

向得其邊仲還許之女便剪髮從澄及淨檢尼
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
象鼻澡灌與之得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
神照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
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
虎甚敬之擢仲爲黃門侍郎清和太守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後趙錄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

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志一作節

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笑鑒識不後子房但不

遇高祖耳為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

免歸末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為劉淵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

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
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竒也後數以策干勒
已而皆如所言由是竒之引爲謀主動靜咨之
機不虛發策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
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
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
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
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
必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

常嘆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
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
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
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
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
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鄔人也初勒徵時敬常識之厚加

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
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
等時爲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率兵襲苑鄉斬
乞活李悍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
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
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爲上
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遷荊州監軍使帥兵
寇襄陽勒以驛書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
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

自愛堅守後七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
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值謀
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
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
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
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河北樊城
以戍之遂署敬爲荊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丘人年二十餘力能

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常事成都王司馬
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與
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孫藩於清河
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
劉淵未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
聲言爲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爲前驅所向輒克
遂進攻鄴晉將苟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爲乞活
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
桑打椹爲苟作至是而桑敗死桑嘗六月盛暑
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
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
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丘人也父聰以牛醫爲業光幼
好學有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丘時年十三掠
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
陽怒撻之光啼哭輒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
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因以語勒

勒授記室叅軍光春耕服介幘青縑袴褶勒如
苑鄉召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
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
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
何負於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
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
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赦光署爲叅軍
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城今以
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

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尋
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
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爲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日
騎送於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
於獄洛生在獄自刺腹五寸肥盛不陷重以刀
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隣居相近陽性剛
復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
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齒坐歡飲陽獨不
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
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
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
臂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鬪否孤往
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典書云宣
陽時日卿年
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鬪耶孤往
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賜

里第一區即日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
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
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當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爲廣威將
軍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
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暢容貌虺短畧無威

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
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爲
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爲參軍清慎自守擢章武內
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弊壞大驚曰樊參軍貧
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疎朴謬誤一作幸然
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
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耶今當相償耳

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
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
勵貪俗恕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爲劫盜者無不歸
之公行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爲晉太山太
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
功而彭城內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
北將軍兗州刺史寇掠濟岱攻破東莞太守侯

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
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
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鑿龕之州里寇族
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將帥郗鑿亦表鑿非可
使導不從以鑿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
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
段文鴛討之敗龕於檀丘龕遣使請救於勒并
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遂使王
步都率數百騎爲前鋒張景爲之後繼步都等

淫暴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
也乃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
命景守據險要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勅豹
鑿以時進討鑿猶疑憚頓兵下邳不進鑿遂免
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龕復
降勒時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遁退守
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寵陸黨力戰
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
萬擊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

送於襄國勒囊盛龕於百尺樓自上擗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剗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於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爲勒別將襲祖逃於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爲十人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儻立署爲橫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惠時人苦之爲之謠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於廩丘而妾見形與

豹言論翼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救之以爲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彌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輓轆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勒爲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穎悟

好交輕俠弱寇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
闕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凱皆雋朗士也見
而竒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
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櫻心其殆
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爲尚書郎及浚爲勒
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棗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饋
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
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
鬼同疾孤恭行乾罰一作憲拯茲黎庶討而誅之

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
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
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
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
家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
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
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憲復出爲長
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尚書參預機事時制度草
創憲與王波爲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於王者

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鼓竝以文才知名鼓仕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郝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爲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叡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卽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没于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爲公卿故事九

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末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沒于勒勒以爲理曹叅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

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弘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末嘉初遷尚書諶清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既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

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爲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疋禪疋禪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疋禪旣害琨尋亦喪敗時江南阻絕往投段末波於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年虎破遼西復爲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爲軍士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爲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

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于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之殆盡惟諶與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穎川荀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並淪陷非所終至顯官恒以爲辱

薛閭訓

薛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仕晉爲主簿後沒于勒任爲幽州刺史

郗輔

邢輔櫟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爲材官將軍

申錄

申錄字道時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仕至三公

周延

一作周雅
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詔以八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

著帔幘黃絹單衣一優問曰汝爲何官在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爲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爲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爲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

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微行謏直言切諫著伏
林三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
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
嚴重每徇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
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父子
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
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
以為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祿大夫時閔拜其
子胤為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
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
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謏誅之
其子伯陽亦遇害既而羌胡擾亂道路交錯閔
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鄭人也隱居高尚勒頰徵不至乃聚
眾數百叛勒勒攻之嘏懼來降任為征北參軍
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達也虎寤咸夢之言而有感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卽擢拜廷尉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咸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爲清河太守賜爵關內侯後沒於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強河間人也初仕虎爲小掾稍遷至寧北將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冲起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倒斃尋而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

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爲尚書及誅
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
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
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
則

孟卓

一作趙
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

裳十年不澣雖處困厄晏如也仕勒爲右執法
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
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爲偏軍將軍數從
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
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內弟崔
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沒虎皆優禮之署羣爲中
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

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爲燕所執遂
遇害羣從弟啓啓弟述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
竝沒于虎虎以啓爲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
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陷述爲虎侍中隨啓歸
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任雍丘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
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遂仕勒爲左衛將軍約
後爲勒所殺安乃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

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
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奇
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
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
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往鄉里又聞
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中守志不服單于流
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

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勒虎諱胡曰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氏一作楊子遊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一作經竺龍嚴湛謝樂子等衆至數千人聚

於杜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湛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爲尚方令侍中御史機巧若神妙思竒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勝紀飛嘗爲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

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
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
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
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春車木人及
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
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一作
斛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
衆巧竝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方令朱猛變所
造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賞賜甚厚
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頊之少子也頊避地河
朔邑居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
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周字季台後燕高陽王文
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
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弘傳
作權

郭機鄆譚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引爲參軍與共言事後爲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旣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爲征東將軍虎世爲涼州刺史率衆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虢險鳩毒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絕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因宴鳩洪爲秦世子健所殺

張才

張才鄆譚部人也善碁博蹴鞠鬪鷄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鑿殺遵自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蔡裔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
盜入室裔撫床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裔孫

春秋卷第二十二

